風流年

流年三部曲之二

振权■著

民族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流年/刘振权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1
(流年三部曲之二)
ISBN 7-105-07460-4

Ⅰ.风... Ⅱ.刘... Ⅲ.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023 号

风流年

著　　者　振　权
策　　划　安平平　彭新良
责任编辑　杨蜀艳　安平平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网　　址　www.e56.com.cn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政编码　100013
印　　刷　北京市迪鑫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开　　本　32 开　880×1230
印　　张　12.5
字　　数　354 千字
书　　号　ISBN 7-105-07460-4/I·1608(汉 518)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投稿热线:010-64299507;发行部电话:010-64211734)

第一章

会少林功夫的谢氏兄弟是跟一帮变戏法儿的同一天进的玉斗镇，差不多是前后脚的事。变戏法儿的其实是一家子，一对中年夫妇带着三个儿女，大的是男儿，十五六岁的模样，两个女儿最小的只有十岁。他们进镇子的时候筛着一面酥锣，在大街上走了一遭，然后在镇西的观音庙前撂了摊子。

首先围上来的是一群孩子，因为是夏天，孩童们光着屁股，皮肤晒得油光发亮，他们一字儿排开，看着中年夫妇弯着腰用白石灰在地上画线。妇人长得很漂亮，尽管穿着朴素，但皮肤白净，神态落落大方，一看就知道见过世面的。她看着面前的小男孩，噗哧一笑，将修长的手指叉开，做剪刀状，做势冲小男孩腿裆里的小雀儿一夹，说，给你剪掉，怕不怕？

小孩子便哇的一声叫，用手捂着雀儿躲开了。大人们见这妇人有趣，也围上些来看。这时候中年男人抱拳作揖，说了一大堆闯江湖人千篇一律要说的话，然后就耍把戏。

中年夫妇拨弄着三个儿女耍完两套把戏，正要端了盘子收钱的时候，就看见谢氏兄弟手里提着少林棍，腰里挎着刀，步履矫健地顺镇口走进来了。

妇人的神态有些慌乱，看看男人，意在问怎么办。那变戏法的中年男人就冲围观的人喊，麻烦哪一位，借一口缸用，我们给大家耍钻缸的戏法儿，全家人都钻进去，一个不剩。说得有趣，就有人从铺子里借了一口缸来，放在场子里。

这时谢氏兄弟已经围上来了，目不转睛地盯着中年妇人，脸上毫无表情。

变戏法儿的男人也不管场外的谢氏兄弟，只管让他的三个儿女一个一个地钻进缸里，然后那漂亮的中年妇人也跳进缸里，最后这中年男人把他们随身带的行李一件件硬生生地往缸里塞，那缸明明盛不下这么多东西，但经那男人用力一按，就放进去了。围观的人看得目瞪口呆，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中年男人也钻进了缸里，并且把一顶大草帽子盖在了缸口上。人们傻傻地看着场子里的缸，久久不见中年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儿女出来。围观的人鸦雀无声，没完没了地盯着场子里的那口大缸。

最先走进场子揭开草帽子看底细的人是谢氏兄弟，但是在他们掀开草帽子之后，缸里空空如也，阳光斜斜地投进缸里，照着一支银簪子。谢氏兄弟中的哥哥谢碧伸长手臂，几乎没有弯腰就从齐胸深的大缸里把簪子用两根手指夹出来了。

弟弟谢德禄说，是地遁！谢碧摇摇头说，是障眼法，这会儿早出镇子了。谢德禄问，还追不？谢碧说，追上也没用，她的心不属于我了。然后把那支银簪子又丢回了大缸里。

直到这时，围观的人才大着胆子问这对中年汉子，你们是谁？那一家子变戏法儿的到哪里去了？但是谢氏兄弟对围观人的问话充耳不闻，继续商量自己的事。谢德禄说，大哥，别追了，都追了二十多年了，只看得到了这个簪子。说完往缸里看了一眼。谢碧说，不追了，兄弟说得对，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

因为谢氏兄弟带了刀棍，一时无人敢出言不逊，只等着这兄弟俩把该说的说完了，准备要离开的时候，才有人冲他们喊，师傅要两手看看，就场子，一样给钱。围观的人把他们当成打把式卖艺的了，因为刚才那场变戏法儿的把戏没看过瘾。

谢氏兄弟就犹豫着站住了。事实上他们也真的不知道该往何处

去，二十多年追寻，到了玉斗古镇，突然一切都结束了。

谢德禄说，大哥，耍就耍吧，饭还是要吃的不是？谢碧说，耍吧，耍吧，从今往后就只有耍这玩意混饭吃了。听了这兄弟俩可以耍把式卖艺，人们一下子来了兴致，嗷嗷地喊叫着起哄，把刚才被变戏法儿的一番捉弄的事又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像所有打把式卖艺的人一样，谢氏兄弟也抱拳作揖，冲场子外的人说了一番开场白，然后就练把式。

玉斗人肯定把谢氏兄弟当成一般走乡串村耍把式混饭吃的那种人了，他们车马箱笼人员众多，每到一地都把十八兵器耍得样样精通，钢叉贴在身上飞滚，把棍子耍得风车一般，但要是一个手脚稍为利索的汉子上去踢他一脚，肯定把他踹个狗啃屎，那都是花架子，没有真功夫，玉斗人知道。但是谢氏兄弟却不一样，他们只有兄弟二人，没有箱笼器械，甚至连铺盖都没有，只是随身带了一条棍子一口刀，衣服破旧，却身材矫健，的确有些不同。

先是谢德禄耍棍，看起来并不十分好看，但精明的人可看出来那棍子来去如风，神出鬼没。玉斗练过功夫的人不只是赵铁手，但对此最感兴趣的却是赵铁手，每当有打把式卖艺的人撂场子，赵铁手必在一边指手画脚，评头论足。但赵铁手给郭氏兄弟用杀猪刀捅死了，对谢氏兄弟的真功夫没人来鉴定了。

谢德禄耍完了棍，没有人拍掌叫好，也无人赏钱，然后谢碧就耍刀，他从刀鞘里把刀抽出来，人们才发现是两把，这叫鸳鸯刀。谢碧一手一把刀，三下两下耍得只看见一团人影儿。谢德禄就让人端一瓢水来，早有好事的人端了满满的一瓢清水来。谢德禄接过水瓢，劈头就朝谢碧身上泼去。人们一声惊呼，待谢碧耍罢了，再看他身上，竟无一滴水渍。于是人们鼓掌叫好，跟着就有几个铜板丢进场子里。

有一个重要人物在头天半夜里就知道玉斗要出现奇迹了，这个人就是勾八。勾八没有半夜里拉尿的习惯，一般情况下他都是一觉睡到大天亮的，但是昨天夜里他破天荒地被尿憋醒了。当时正值半夜时，勾八光着屁股到院里去撒尿，尿还没有撒完，奇迹就发生了！一团刺目的光亮从空中划过，天地间猛然亮如白昼，那团白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缓缓落到镇东的计鹿岭下，但余光照耀着半个天空，经久不息。勾八当时吓呆了，余下的半泡尿遁回肚子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时间并不长久，勾八就回过神来了，他预感到玉斗肯定有事情要发生了。在吃过早饭之后，勾八就打发裂瓜嘴到街上去打探，勾八也有护院，但跑腿送信之类的事总让裂瓜嘴干。

勾八对玉斗要发生奇迹的事坚信不疑，他先喝了一碗茶，然后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勾八的宅院没有镇东的保和堂大，但也是里外几层，七八十间房子。勾八不喜欢夏天，夏天他的赌场极少开张，这样一来，整个大院子显得有些空落。

勾八的预感十分准确，裂瓜嘴在临近晌午的时候慌慌张张地跑回来了。当时勾八正在玩弄他的四根宝棍，坐在赌场门口的一只方凳上。赌场不像前几年了，那时不管春夏秋冬，不管白天黑夜，总有人来赌，现在不行了，整个夏天基本上无人光顾，除非有专门事赌的人约好了来赌。然而，只要进了冬天，人们无事可做的时候总会聚到场子里来赌，勾八无事的时候摆弄宝棍子是想着在这上面弄出点鬼名堂来赢钱。

裂瓜嘴一进院门就跟勾八说，街上来了两个打把式卖艺的。勾八很失望，以为果然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结果只是来了两个打把式卖艺的，这在玉斗古镇一点儿也说不上稀奇，每年都有打把式卖艺的和变戏法儿的来撂场子，他们无家无业，就指望这个来混饭吃的。

勾八说，打把式卖艺的有什么大惊小怪！勾八的语气表示他对这件事毫无兴趣。但裂瓜嘴说，不一样，水泼不进。要在平常，裂瓜嘴口齿没有这么清楚，特别是勾八不高兴的时候，很可能挨他耳刮子，可是今天裂瓜嘴坚持把街上的见闻一点不落地说给勾八听，并且口齿清白，这是因为他预感到勾八必然会对此感兴趣。勾八想起夜里见到白光的事，细想想果然透着蹊跷，就决定跟着裂瓜嘴到街上看看。

勾八到观音庙前的时候，场子上的人已经开始散了。谢氏兄弟已经从地上把人们的赏钱捡起来了，跟以往相比，玉斗人要显得慷慨些，这些钱可以让他们兄弟俩几天不饿肚子了。谢氏兄弟把刀擦

拭干净，装入刀鞘，准备要走了。勾八首先注意到的是地上呈茄子块状的刀痕，这的确让人少见，于是他有点相信裂瓜嘴说的水泼不进的话可能是真的了。

真的是水泼不进吗？勾八问谢氏兄弟，完全是一副无话找话的样子。谢德禄说，刚才都耍过了，人们都看过了，还有假啊？勾八说，能不能再耍一遍，这回我来泼，再要是水泼不进，我就信了。谢德禄问，你给多少钱？再耍一次。勾八说，我叫勾八，玉斗人都知道，钱好说，说不定有比给你们钱还好的事呢。谢德禄拿不准主意，问谢碧是不是再耍一趟给勾八看。谢碧不耐烦地说，信不信由他，有这几个大子儿混饭吃就行了，咱们走吧。于是谢氏兄弟不搭理勾八，准备走了。

勾八讨了个没趣，但不甘心，看着谢氏兄弟真的朝镇西口走了，赶紧让裂瓜嘴追上去拦住了谢氏兄弟。勾八到谢氏兄弟跟前说，两位师傅的功夫没得说，大家也都见识过了，我也信了，要是师傅不嫌弃，可以留下来给我的护院做师傅，教教他们真本事，我不会亏待你们。

谢氏兄弟犹豫了一下，但看了看勾八的长相，把他的盛情邀请回绝了。谢碧说，大财主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们兄弟这点本事只是走村串乡混口饭吃，正经教功夫怕是不行。谢碧认为勾八两腮无肉，目光里透出一股邪气，绝非善良之辈，干脆回绝了他，免得以后生是非。勾八无奈，眼睁睁地看着谢氏兄弟走出镇子去了。勾八就想，也许昨夜那个征兆跟这两个打把式卖艺的没有关系，便带着裂瓜嘴回勾家大院去了。

谢氏兄弟在镇西大西河石桥上被另一个人拦住了，这个人是保和堂护院房的牛旺。牛旺跟谢氏兄弟抱拳施礼，然后非常恭敬地表达了来意，他说，保和堂蒋大老爷知道两位师傅光临，未能亲自前来相迎，还望师傅见谅！大老爷嘱咐小人无论如何要留下两位师傅吃顿便饭再走，没有别的意思，请两位师傅赏光。

谢氏兄弟起初认为还是勾八派人来纠缠，细问之后才知道保和堂跟勾八没有任何关系，又见牛旺不像刁蛮之徒，此时恰值晌午，肚子也饿了，有现成的饭吃，也是好事，就跟牛旺到了镇东保和

堂。

在吃过一餐并不十分丰盛的午饭之后，谢氏兄弟完全消除了内心的防范，他们答应大老爷蒋万斋留在保和堂住两天，但不是教护院房的人功夫。大老爷压根儿不提护院房，即便是午饭时，除东家之外惟一作陪的高鹞子也没提护院房。谢氏兄弟后来在院子里散步时才发现保和堂有护院家丁的。那时护院房的人正在高鹞子的督导下做每日必做的拿大顶和站桩，见到谢氏兄弟后，每个人都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的傲慢。谢氏兄弟开始吓了一跳，以为大老爷和高鹞子是做局想骗他们的功夫，后来大老爷跟他们说，组织个少林会，教孩子们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大老爷把聚在大宅里的孩子们全都叫出来给谢氏兄弟看，这些孩子都是在保和堂厚墊斋读书的，教书先生是孔先生。

孔先生官名孔秀才，他跟大老爷蒋万斋一样，没有赶上科考就改朝换代了，说他出身于三代圣贤之家完全是山里人不知天高地厚的夸奖，圣贤二字岂是随便有人称得的？孔先生的先人三代都考过秀才，连个举人都不是，远不如保和堂的老太爷蒋翰雉，考中过贡士。但是，孔先生以上的三代人都做过教书先生，这却是值得玉斗乃至四邻八乡人称颂的。

谢氏兄弟想想自己空有一身少林功夫却不能报效国家，教了下一代也算是一件好事，于是就答应了保和堂的大老爷。在选下吉日良辰之后，便在保和堂的打谷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每个孩子给谢氏兄弟磕头行礼，他们依次是保和堂的大少爷蒋克忠，二少爷蒋克义，高鹞子的儿子高蒿子，牛旺的儿子牛鼻子，白老三的儿子白秀郎，郭财的儿子郭雀儿，石碡碌的儿子石牛儿，蛆糊嚕的儿子虫子屎，柳春的儿子柳喜，光和尚的儿子三秃子，差不多有十七八个孩子。这些孩子的父亲有的我们已经在《花流年》中提到过，而在后来的故事中他们仍然会不止一次地出现，读者大可不必感到陌生。

谢氏兄弟本来很喜欢二小姐的聪明伶俐，想着收个女弟子也未尝不可，但这个愿望在即将实现的时候给一个漂亮的妇人制止了，这妇人当然就是保和堂大老爷的二太太。二太太已经年近四十，看

上去端庄秀丽，很容易让男人心驰神往，但谢氏兄弟的目光却没有在二太太身上停留多长时间，他们知道这妇人是大老爷的二姨太太，而二小姐蒋荃就是她的亲生女儿。

二太太当时站在场子外面看热闹，见二小姐吵着要拜师学武艺，就让大小姐蒋亭儿到场子上去把妹妹拉下来了。二太太教训二小姐说，荃儿你越来越不像话了，没规没矩，耍枪弄棒的事也是女儿家干的？你还掺和进去胡闹？像什么话！于是二小姐就不敢再坚持了。亭儿就带着妹妹走开了，这令谢氏兄弟很失望。

大小姐蒋亭儿这年十八岁，已出落得亭亭玉立，整日跟妹妹摽在一起，不是摘花就是捕蝶，保和堂的大宅院里没有不到的地方。二太太因为有亭儿看着妹妹，难得省心，也就懒得管她。

依着大老爷的意思，少林会的武术器械就用护院房多余闲置的家什子就行了，但二少爷不认可，硬是吵着要新的。谢氏兄弟也认为，既然人和事儿都是新的，索性就买新的。大老爷娇惯二少爷，又拗不过他，就答应买新的武术器械，专门发了两头骡子，由牛旺跟着谢德禄去易州购买。

家里的孩子们每日早晨在打谷场上练功，站桩拿大顶，除了练护院房的那一套，还多了踢腿弯腰俯卧撑，只是不练石锁沙袋儿什么的笨重器械。早饭后还要去厚塾斋念书，一直到晚饭后再练。因为好奇，孩子们的兴致全在少林会的习武上，而练完之后又身体疲劳，自然不会把心思用在读书写字上，这使孔先生大为光火，跟大老爷说，这还得了？如此下去，读书之事势必荒废，将来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保和堂可不缺武夫。

大老爷既然已经决定留下谢氏兄弟教少林会习武，当然不好又把这件事否掉，只得劝孔先生耐心，同时要他想一些办法，让孩子们的心思用在读书写字上多些。

孔先生在经过几天几夜的苦思冥想之后，决定发挥花椒木板子的威力。孔先生的花椒木板子平时放在他的桌子上，一般情况下只惩罚不能背诵课文或者写字不认真心思不用在学习上的废物蛋子，并且打得不重，即使如此，孔先生已经在孩子们的心灵中不大友善了，因为花椒木板子打手心又痛又麻，持续很久时间，牛鼻子已经

挨了几次花椒木板子，对孔先生恨之入骨。现在，孔先生却决定加大花椒木板子的惩罚力度，只要学生们把心思用在读书写字上，习武的心思必然就淡了。

孔先生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花椒木板子计划不但没有成功，反而适得其反，并且种下了祸根。报复孔先生的祸首不是牛鼻子，而是三秃子。三秃子的父亲光和尚因为不识字，在集市上买东西受了捉弄，回家后发誓要供儿子读书识字。当时保和堂开办私塾，由孔先生执教，学生每年交两块大洋的学费，其余开销自理。保和堂之所以办私塾也是造福乡邻的一项善举，要是在外边，费用就不止两块大洋了。以前保和堂的大老爷和二老爷读书时，教书先生只教他们兄弟俩，现在大老爷考虑保和堂要上学的恐怕不止大少爷二少爷和大小姐二小姐，于是才开办私塾，外面有愿意入学的只象征性地收费。因为保和堂蒋万斋的声誉，就有一些人把孩子送了保和堂来念书，比如石匠石碡禄，木匠蛆糊噜，种地的光和尚和柳春等，也有人是跟保和堂有关系，免了学费的，比如高鹞子牛旺郭财媳妇柳老疙瘩白老三等。问题只出在三秃子身上。三秃子第一天上课时就挨了孔先生的一顿训斥，因为他跟旁边的同学说孔先生的嘴巴像个鸡屁股。

二小姐蒋荃首先忍俊不禁，扑哧一声笑出来，并且大了声儿说，你才瞎说，鸡屁股有多小，可先生的嘴巴有多大！这样一来，引得全堂学生大笑不止。孔先生大怒，又不好训斥二小姐，就把三秃子训了一顿，并把三秃子的所作所为告诉了光和尚，光和尚给了三秃子两个耳刮子。事情当然也会传到二太太耳中，二太太没有搁二小姐耳刮子，但却罚了她一个时辰的跪，要不是大太太讲情，可能还得跪两个时辰。

事实上，耳刮子不可能把三秃子搁成一个好学生，他在孔先生摇头晃脑地读《百家姓》的时候，用毛笔在纸上画了一个光屁股女人，这张图画形象之处是在女人腿裆处画了一团黑毛。孔先生用干鸡爪一般的手出其不意地抓过了这张图画，看过之后，孔先生的眼睛瞪得像个铜铃铛，面色蜡黄，花白胡子不停地抖，用手指着得意非凡的三秃子，哆嗦了半天才说出了一句话，朽木不可雕，朽木不

可雕也！然后拿了桌案上的花椒木板子抽打三秃子的手掌，虽然不重，但在三秃子的心里留下了仇恨的烙印。随后几日，三秃子没有捣乱，表面上看是安分守己了些，但他私下里已经跟牛鼻子和高蒿子赌咒发誓地说他早晚得让这个老鬼猴儿知道厉害。

三秃子的报复行动是在谢氏兄弟给少林会买了武术器械之后。那天所有孩子都跑到打谷场上去了，谢氏兄弟拿了锃光明亮的刀剑给孩子们看，惹得孩子们爱不释手，早把上课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二小姐提醒，事情可能会闹得更大些。即使如此，孔先生手里已经拿着花椒木板子在厚墊斋的书房门口等着了。除了大小姐和二小姐之外，每人的手掌上都挨了几下花椒木板子，包括大少爷和二少爷。

孔先生的意气用事是引发祸端的直接原因，这使他不仅吃够了苦头，更严重的是险些为此送命。孔先生在第二天早晨进教室授课，不提防一瓢冷水从天而落，原来有人把一瓢水依在门板上面的门框上，那门只掩着一条缝儿，只要用力一推门板，那水瓢失去平衡，必然跌落下来，而这时开门人恰在门口，势必自食苦果。尽管是夏天，孔先生仍然给一瓢冷水泼得半死不活。孔先生大怒，用棍子抽打着桌子审问了半天，所有学生都矢口否认。但是孔先生没有被这种假像所迷惑，他从三秃子那闪烁不定的眼神中判断出他就是罪魁祸首，在其他同学放学之后，孔先生对三秃子进行了单独审问。三秃子在花椒木板子的威胁下对水瓢事件供认不讳，但声称此事只他一人所为，与别人无干。

孔先生为了树威，用花椒木板子打得三秃子猫儿叫春一般地嚎。结果三秃子过了半个月手掌还麻酥酥地痛。三秃子当然不会善罢甘休，每天一上课时都眼盯着孔先生思想如何进行报复。

与此同时，孔先生已经通告了光和尚，如果三秃子再有类似的坏行为，就赶他出学堂，两块大洋的学费也不退。光和尚一怒之下，又在三秃子的屁股上抽了一顿荆条子。这样一来，三秃子已经没有任何心思考虑今后如何读书写字的事了，他初步决定做一件足以让孔先生心惊胆战的事，然后一走了之，到时孔先生和他爹也拿他没办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了这件惊天动地的事，三秃子非常诚恳地请教了二少爷。二少爷对三秃子说，我不帮着你整治孔先生，这私塾是我大伯开办的，孔先生又是我大伯请来的，但我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咱们是兄弟嘛。三秃子很感动，说这就好，只要二少爷不挡着就行，只是我还没想出招儿来。

二少爷说，要不行就算了，挨一顿打也没什么了不起，牛鼻子也挨过孔先生的花椒木板子，我也挨过，不是也认了吗？拉鸡巴倒算了，你要是弄出事来我大伯会不饶咱们的。二少爷称大老爷为大伯当然是二太太坚持这么做的，尽管同样是蒋门之后，但二太太没有忘了二老爷却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事。二太太曾经是大老爷的兄弟媳妇，这段故事我们在《花流年》中也讲过。

三秃子向二少爷保证，只是教训一下孔先生，不会出任何乱子。二少爷在私塾的同学中是核心人物，他的威信远远高于大少爷蒋克忠，所有同学包括大少爷大小姐二小姐都听他的。二少爷对三秃子说，我看你的屁股又痒得欠抽了，非弄出事来不行。说完也不理三秃子，只管走了。

三秃子从孔先生的衣食住行开始算起，条条仔细梳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可乘之机。三秃子很烦恼，在放学之后，借仿字没有写完又磨蹭了一段时间。

孔先生对三秃子的悔改之心大加赞赏，坐在讲桌前看书，陪着装模作样的三秃子。后来孔先生因为肚子不好去茅厕大便，也不管三秃子了。通常孔先生是在上午给学生安排完课文之后的这段时间大便，因为午饭吃了一只烧辣椒，加速了肠胃蠕动，肚子一直不舒服。三秃子悄悄地尾随在后，一直看着孔先生进了茅厕，隔一会儿，三秃子听见茅厕里孔先生在吭哧吭哧地拉屎，便悄悄地探了头进去看，于是他看到一副极其滑稽的场面。

本来学生跟孔先生的茅厕是分开的，孔先生用的是厚墨斋原来的茅厕，而学生茅厕则在西南角的地方重新挖建的，只限于男生，女生则出厚墨斋到桃花庵解手，桃花庵里住的都是保和堂做杂务的仆妇。厚墨斋因为很久时间无人居住，茅厕也常久失修，粪坑里积了齐腰深的雨水，黄绿绿的漂着星星点点的死蛆，臭味刺鼻，令人

作呕。玉斗富贵人家七十年前的茅厕只挡身子不遮屁股，茅厕只有一厦，人在厦下面，屁股却翘到檐外面，而穷人家的茅厕干脆是露天的。保和堂的茅厕不但能遮身子，而且有栅栏，但栅栏坏了，只剩了一根齐腰高的柱子。孔先生正双手握着这根柱子屁股翘到外面拉屎。三秃子看了险些哈的一声笑出来。

三秃子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他幻想着把孔先生推进茅坑里，那样子肯定好看，当然这显然不可能，最好的办法是他自己掉进去，比如他脚下的木板塌了，又比如他握着的那根柱子从中间折了。三秃子想到柱子折了的一瞬间，头脑中灵光一闪，一个绝妙的计划油然而生。他为这个绝妙的计划兴奋得抓耳挠腮，几乎不能自持，以至于孔先生排完了大便回到教室的时候，三秃子还忘乎所以地自言自语，这下好了，让你喝个够！孔先生没有留意三秃子的反常，对他说，写完字就回家吧，刻苦也不在一时，来日方长，来日方长。

孔先生的欣慰之情在第二天上午被彻底淹灭了，原因是他在拉大便时双手握住那根柱子蹲下身去的一瞬间，柱子从中间断了，他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身子失去平衡，一屁股跌进了茅坑里。

这天早晨，三秃子没有在打谷场上练武，但他跟他爹光和尚说，早晨是去练功夫来着，并且早饭多喝了一碗粥。三秃子到厚墨斋之后，一直神情紧张，在孔先生安排完课文出去大便的时候，便跟出去了，他跟高蒿子说是去拉屎，其实是查看孔先生的动静。情况完全按着三秃子的预料发生了，孔先生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自己跌进了粪坑。三秃子听见噗通一声，接着是孔先生嗷嗷地惊叫。三秃子一溜烟跑进教室，冲着同学们大喊，不得了了，先生掉进粪坑里了，不得了了！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包括大小姐二小姐在内，所有人都跑进了孔先生的茅厕，果然看到孔先生在屎汤子里扒挣。在所有人都捂着鼻子束手无策的时候，二少爷非常果断地指使柳丫儿去找她的父亲柳老疙瘩。

保和堂的小灶厨子柳老疙瘩正在烧水，柳丫儿来喊他去救孔先生。柳老疙瘩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隔壁的厚墨斋，那时孩子们都被熏

得捂着鼻子躲到茅房外面来了。柳老疙瘩用手抓住孔先生的手腕，像提一只落汤鸡一样轻而易举地就把孔先生从屎汤子里提出来了。

柳老疙瘩处理孔先生的办法是用水冲洗，在无学生观看的情况下，孔先生把身上浸满屎汤子的衣裳脱得精光，柳老疙瘩挑了一担井水到茅厕里，用葫芦瓢舀了水从头顶上往下冲。尽管是夏天，但井水依旧刺骨的凉，孔先生光着身子抱成一团，冻得上下牙直打架。柳老疙瘩因为要拿自己的衣裳给孔先生穿，所以把孔先生冲洗得格外干净。

大老爷和大太太二太太赶来厚塾斋的时候，孔先生已经被护院房的人送回家去了。大老爷问明了情况，到茅厕里查看，发现那个光光的小柱子齐腰被锯断了，只连着一层皮。大老爷觉得纳闷，问柳老疙瘩说，是谁闲着无事把它锯断了呢？大老爷还没有想到人为破坏这件事上来，保和堂基本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损人缺德的事。

大太太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没有人锯它咋会自己齐齐的断了呢？二太太说，也是怪，谁跟孔先生有仇？做这种缺德损阴的事！大老爷霍然悟出了事情的蹊跷所在，板了脸冲学生们责问，谁？是谁做下的这等好事？

所有学生都不做声。大太太就问大少爷，大少爷摇头说不知道。大太太知道大少爷不会说谎，就不追问了。但是，二太太从二少爷的表情看出了问题，因为二少爷正冲着三秃子挤眉弄眼。二太太没有声张，以二少爷的性格，二太太判断他必定知道些内情，当然还有三秃子。

因为二少爷的义气，三秃子最终平安无事，孔先生落茅坑的事件成了无头案。因为孔先生的意外遭遇，私塾被迫停学了。孔先生大病一场，险些一命呜呼。在此期间，保和堂的大老爷及大太太二太太都拿了盒礼去探望孔先生，玉斗的一些热心肠人和一些学生家长也去看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光和尚，光和尚送给孔先生的礼品是一篮子红薯山药，他对孔先生被人坑害这件事义愤填膺。光和尚情绪激昂地说，王八蛋！要是三秃子干这种事，我不扒了他的皮才怪！然后光和尚换了一副非常恭敬的神态夸奖孔先生说，我们三秃子现在仁义了，懂事多了，亏了孔先生的

教育，常言说得好，棒打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真是一点也不假。

孔先生对光和尚的夸耀没有表示可否，他也无法断定锯断那根木桩的人就是三秃子，学生中有好几个人都是鬼头蛤蟆眼，像牛鼻子高蒿子，包括二少爷都有可能干这种事，孔先生决定不再追究这桩不便张扬的事件了。

孔先生重新回到厚墊斋教书完全是因为无法驳大老爷蒋万斋的面子，当然还有大太太和二太太。尤其二太太更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在孔先生教书的时候常常让丫头提了水给他沏茶，说起来这都是人情。在经过再三斟酌之后，孔先生又回到了厚墊斋，这时候差不多快到八月十五了。

玉斗的少林会，在谢氏兄弟的苦心教练下渐渐成了气候，别看是一群顽皮小儿，但练起功夫来竟也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儿的招人喜欢，刀枪棍棒地耍起来虎虎生风，常常惹了闲人围观。大老爷蒋万斋跟谢氏兄弟说，少林会要在第二年正月十五的时候到集市上亮场子，谢氏兄弟对此信心百倍。

谢氏兄弟对弟子管教极严，尤其是行为品德，训导得十分正派，这一点颇得大老爷赞赏，也为此传出些名声来。玉斗人对谢氏兄弟表现出少有的尊重，其程度不亚于孔先生。

对谢氏兄弟表现出不满情绪的人是勾八。勾八因为没有在开始的时候挽留住谢氏兄弟，后来被保和堂蒋万斋所用，对此一直心存不满，常常跟人讲谢氏兄弟的坏话。水泼不进那是假的，勾八说，让我泼一下试试？要是不成个落汤鸡我把我这个勾姓倒勾了去。对勾八的话，所有人差不多是一笑了之，谁都知道勾八不好惹，因此不跟他搭话。只有裂瓜嘴在一边附和，肯定是落汤鸡！然后就哈哈地傻笑。勾八觉得无趣，便不再提谢氏兄弟的事了。但是，勾八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他暗下决心，即使豁上大本钱，也要请个比谢氏兄弟好的武师，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道，有武比有文要有用的多。

在前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勾八，而且在后来的故事中我们仍然会不止一次地提到勾八，勾八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因

此对勾八其人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成了一件当务之急的事情。

勾八严格地说不是玉斗人，勾八的高祖勾刀是一位赌场的高手。一日，勾刀跟口外来的一位皮匠和两位山外来的篾儿匠赌麻将，勾刀打成了一把十三老。十三老在麻将游戏中是无限番，意思是通吃，这种通吃还不仅仅是桌面上的赌注，而是输家的所有财产，按玉斗的俗话说叫炸锅。口外的皮匠和山外的蔑儿匠输掉了随身所带的所有资本，灰溜溜地回老家去了。勾刀用赢来的钱在玉斗买了二十亩墒地，安家立业，正式成了玉斗的子民。应该捎带着讲一下麻将游戏规则中的十三老，十三老是幺万九万幺筒九筒幺条九条和东西南北风，再加白皮发财带红中，其中任何一张做将就算和牌了。在南方的许多城市管十三老称为十三幺，算是大番，但没有那么通吃得邪乎，打成十三幺的人屡见不鲜，但在一百八十年以前，在玉斗的麻将史上，除了勾刀没人打成过十三老。

勾刀后来的三代人都是单传，人丁不旺，但对家业经营有方，财产越滚越多，除了保和堂蒋家，无人比得过勾家。到了勾八这一代，竟然出了兄弟八人，仿佛一夜之间兵强马壮起来。勾八十二岁时，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勾镰也已成了病秧子，十天半月难得出门。勾家七兄弟平时对这个天生懔异恶劣的小兄弟不敢招惹，里里外外都是勾八的名声儿。勾八以上的兄弟七人年龄间差都很小，就像一根藤蔓上的瓜，差不多是一个节儿上一个，但是，勾镰的老婆生勾八的时候，却一下子间隔了九年，并且中间没有怀孕，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勾镰心存疑忌，找一个江湖道士算卦，这道士说他的八个儿子都必须在四十岁以后才能成亲，否则必有血光之灾。勾镰信以为真，一直不给他成人的儿子操持婚事，弄得外面传了许多闲言。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勾镰前头的五个儿子在成人之后尽皆因为五花八门的缘故相继去世了，勾镰幡然醒悟，如此下去勾家实有绝后之危，于是果断决定给在山外平原教书的老六成亲。

勾家老六自小天生聪颖，勾镰曾发誓要把这个儿子供养出来，能考个功名，超过保和堂蒋家的老太爷蒋翰雉。但是官字与勾家天生无缘，勾家老六跟同龄人蒋万斋一样，最终连个秀才也没赶上考

就改朝换代了。老六离开易州塾坊一直在山外教书，勾镰捎了几次信去都不得回来，思虑再三，勾镰不得不决定先给老七成亲了。

新婚大喜之日，勾八装着酒醉，半夜摸进新房，将他的七兄打翻在地，强行霸占了他的七嫂。勾七劝阻了拿着绳子要上吊的媳妇，跟父亲提出来分家单过。勾镰知道七儿子生性懦弱，同在勾家大院必遭他兄弟欺辱，于是做主给老七在外盖了三间矮房，又划了靠山根的几亩旱地给他，让老七搬出了勾家大院。之后，勾镰吐血卧炕，一病不起，过不些日子便撒手而去。这样一来，勾家偌大一宗家业基本上掌握在勾八一人手上了，这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匆匆数年过去，现在勾八已人到中年，但尚无妻室，倒不是他上无长辈没人张罗，也不是因为他在外名声不济没女人上门，更不是迷信那个游方道士的妖言，问题全在于他要跟镇东保和堂的蒋万斋比个高低。蒋万斋的大老婆二老婆以及死去的三老婆，都是远近数得着的俊俏女人，特别是他的二老婆蒋陈氏更是才貌双全，勾八凭什么就不能跟蒋万斋相比呢？蒋万斋可以娶他的兄弟媳妇做二房，勾八也可以弄了自己的六嫂勾曹氏做偏房，当然，现在大老婆没有着落，偏房就没个说法，况且勾八还不能保证他的六嫂一个比他小许多岁的女人短时间内能够就范。但是，勾八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决不会输给蒋万斋。事实上，这种毫无来由的攀比心理可能从他的老祖宗勾刀开始就有了，代代遗传扭曲成疾，只是死都不愿意放弃。

说到勾八的六嫂勾曹氏，不能不让人感到突然，而在我们后来的故事中，勾曹氏和她的女儿还很重要，需要说得明白些，我们就必须回到民国十一年冬天那段干凉寒冷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玉斗镇西观音庙前总是聚了些懒汉双手插在袖筒子里晒太阳，他们就看到勾家老六回来了。因为在外待得久了，玉斗人几乎没有人记得他的真实名字了，都管他叫勾家老六。老六眼上戴了一副眼镜，头上扣着一顶狐皮帽子，脖子上缠着一条绒线围脖儿，黑缎子棉袄棉裤，干鞋净袜，说话文质彬彬，面容清健，精神爽朗，看上去像勾八的兄弟，实际上他已是近五十岁的人了。

勾八在他的众兄弟当中，只对他这个六哥有所顾忌，多年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